

孕育了《哈利·波特》和《指环王》的文学之源

魔幻经典读本



The Italian 意大利人

[英] 安·拉德克利夫 著 刘勃 译

修道士神秘阴影下的一场浪漫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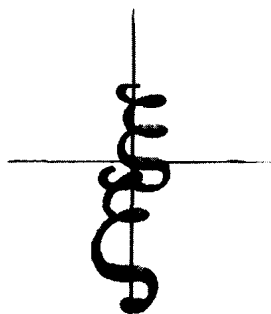
他们一点一点揭开修道士的面纱，

却看到了一个更为恐怖的景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孕育了《哈利·波特》和《指环王》的文学之源

魔幻经典读本



The Italian

意大利人

[英] 安·拉德克利夫 著 刘勃 译

修道士神秘阴影下的一场浪漫爱情，

他们一点一点揭开修道士的面纱，

却看到了一个更为恐怖的景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大利人/[英]拉德克利夫著;刘勃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朗朗书房·魔幻经典读本)

ISBN 7-300-05383-1/J·112

I.意…

II.①拉…②刘…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3851 号



魔幻经典读本

意大利人

[英]安·拉德克利夫 著

刘勃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5351(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965 × 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4.37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2 000 定 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关于本书

《旋转的螺丝钉》：一个看起来天真可爱的小男孩儿却被学校开除了，新上任的女家庭教师难以接受学校对他的批评。而随着事情的发展，女家庭教师渐渐发现了真相，她感到震惊和恐惧，但她勇敢地采取行动来挽救她的学生。

《瓦提克》：狂妄自大的哈里发瓦提克妄图洞悉他不该知道的天机，在“恶毒母后”的教唆下，犯下滔天罪行以取悦异教徒，满怀希望以为可以得到天下的权势和财富，却不料……

《奥特朗托城堡》：哥特式小说的开山之作。奥特朗托城堡的主人曼弗雷德不断受到打击：惟一的儿子在举行婚礼之日被从天而降的头盔压死，女儿也被他亲手错杀。在神秘恐怖的境况下，他不得不将城堡让予其真正的主人西奥多。

关于作者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小说家，西方现代小说的鼻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贵妇的画像》、《鸽翼》等，中短篇小说《旋转的螺丝钉》等。

12/10/18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章	(3)
第二章	(22)
第三章	(35)
第四章	(52)
第五章	(61)
第六章	(76)
第七章	(91)
第八章	(109)
第九章	(120)
第十章	(127)

第二卷

第一章	(143)
第二章	(164)



第三章	(181)
第四章	(188)
第五章	(197)
第六章	(211)
第七章	(227)
第八章	(235)
第九章	(245)
第十章	(261)

第三卷

第一章	(281)
第二章	(300)
第三章	(318)
第四章	(327)
第五章	(332)
第六章	(358)
第七章	(369)
第八章	(394)
第九章	(407)
第十章	(424)
第十一章	(429)
第十二章	(445)
第十三章	(452)

第一卷

第一章

文森蒂奥·迪·维瓦尔蒂初次见到艾伦娜·罗萨尔巴,是在 1758 年那不勒斯的圣罗伦佐教堂里。他打量着她的外形,她整个人流露出一种高贵优雅的气质,只是脸颊隐藏在面纱之后。她那甜美优雅的声音吸引了文森蒂奥,真的,文森蒂奥是如此地迷恋她的声音,所以对于姑娘容貌的一种强烈的好奇感便油然而生,想必其容颜一定可以表现出她声音里所传达的所有的细微感觉。他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她那优美的祷告,直到晨祷结束,他的眼光几乎一刻也没有从她的身上离开过。这时,他看到那位姑娘搀扶着一位老妇人离开了教堂,好像是她的母亲。

维瓦尔蒂马上尾随其后,心想如果可能的话,定要一睹姑娘的芳容,并且一定得找到她的住处所在。她们没有左顾右盼,走得很快。当她们转到托莱多街的时候,维瓦尔蒂还差点跟丢。但是,他加快了步伐,不再像刚才那样谨小慎微地跟在后面。当她们走上那条沿着那不勒斯海港边一直通向葛兰克索的纽沃广场的街道时,他追上了她们两个,而可恶的面纱仍然把她的容颜盖得严严实实。他不知道该如何引荐自己,或者如何一窥那令人好奇不已的芳容。尽



管维瓦尔蒂很想说点什么,但是自己这种有礼貌的胆怯,和着他的爱慕之情,使得他很是尴尬,没法儿开口。

可是,快走出广场时,老妇人的脚下一个踉跄,当维瓦尔蒂赶过去搀扶她的时候,水中的微风吹开了艾伦娜脸上的面纱,她却没办法腾出手来稍加整理,面纱轻微地偏到一边去了,于是,一张远比他想像得还要美丽动人的脸庞倏然惊现了。她的容貌具有一种古希腊式的轮廓,有一种优雅睿智的沉静,蓝色的眼睛里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她急于搀扶老妇人,以致没有立刻意识到维瓦尔蒂的爱慕之情。但当她的视线和维瓦尔蒂的目光相遇时,她便意识到了个中深浅,于是慌忙戴回了面纱。

这一摔并没有让老妇人伤到筋骨,但是她的行动却迟缓了许多,维瓦尔蒂便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坚持要由自己来搀扶老人。艾伦娜千方百计谢绝,但是奈何不了维瓦尔蒂反复诚挚的要求,最后她答应了,他们就一同向她的住所走去。

路上,维瓦尔蒂力图搭话结识艾伦娜,但每次她的回答都十分精简,直至到了她们的居所,他还在考虑该说点什么才能提起她的兴趣,让她不再那么拘谨。从房子的建筑风格来看,维瓦尔蒂猜想她们可能是那种可敬但却独来独往的人。房屋虽小,但布置得很舒适,甚至颇有品位。它建于高地之上,围绕四周的是花园和葡萄园,可以俯瞰那不勒斯湾和全城,犹如一幅涌动的画景;房屋让一丛厚厚的松林和大可翳日的巨树所遮盖。尽管前庭的门廊和过道只是一般的大理石构造,但建筑风格却很优雅。它们支起了一道遮阳的屏障,待在这里能感受到海湾的习习凉风。在这里,迷人的海岸风光尽收眼底。

维瓦尔蒂在通往花园的小门前停住了,老妇人一再道谢,但却无意邀他做客。而他呢,因为躁动渴望而微颤着,失望之极;他凝视了艾伦娜一小会儿,不想离去,可是又彷徨犹豫,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来尽可能地延长这次会面,直至老妇人再次道别。于是他鼓起勇

气,请求允许询问老妇人是否的确安康,在得到老妇人肯定的回答后,他用目光向艾伦娜说再见。当她们准备转身离去之际,艾伦娜鼓起勇气向这位先生表示,感谢他刚才对姨妈的照顾。她的声音,她的道谢,让维瓦尔蒂欲走还留,不能割舍,最后他还是强迫自己离开了。艾伦娜的音容之美纠缠着维瓦尔蒂的想像空间,那动人的嗓音不断在叩动他的心弦。他来到艾伦娜住所下面的海岸边,美滋滋地回味着和她靠近的感觉,尽管他没法儿再拥有她。他时而又非常渴望再次见到她,不管离得多远,只是远远地眺望她站在房屋丝质的遮篷阳台上,沐浴着海上来风。维瓦尔蒂在那里待了不知有多长时间,有时懒洋洋地趴在散布在海滩的茂盛松盖之下,有时不顾酷热在山崖脚下徘徊,想像着她迷人的微笑,仿佛仍旧在倾听着那甜美的声音一般。

晚上,维瓦尔蒂回到了父亲在那不勒斯的行宫。他既浮想联翩又十分愉悦,既有些焦虑又颇为幸福,满怀希望地回想着艾伦娜对他的谢意,但是不敢盘算下一步的事情。维瓦尔蒂在母亲于克尔索的晚间骑乘活动上消磨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多么希望在某一个路过的欢乐的马车里,端坐着他那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啊!可是,她并没有出现。他的母亲维瓦尔蒂侯爵夫人看见他眉头紧锁,异常地沉默寡言,就关心地询问他,希望听到他的解释,而他的回答只是令侯爵夫人更加好奇。但她没有追问下去,也许是想换一种更加巧妙的方式来打探儿子的消息吧。

文森蒂奥是维瓦尔蒂侯爵惟一的儿子。维瓦尔蒂侯爵是那不勒斯王国最古老的贵族成员之一,在法院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力,既有尊贵的地位,更有着高高在上的权力。他一出生就戴上了尊贵的光环,但这样的光环也混合着原则性思维的亮彩;它支配着他的道德行为,得时刻注意维护自己显赫的声望,检点自己的行为,心口如一,不让家族蒙羞。这样荣耀的出身有好有坏,也许别人很羡慕,自己却觉得很受拘束。



维瓦尔蒂母亲的家族跟他父亲的家族一样古老,也很尊贵很荣耀,只是她的出身与显赫带来的荣耀没有延伸到道德上来。她性情暴躁,傲慢,报复欲强,而又不失诡计多端,狡猾奸诈,老谋深算。谁一旦惹恼了她,她会不知疲倦地实施疯狂的报复。她深爱儿子,却并不溺爱娇宠,只是把重组和光耀他们两个家族显赫声望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的身上。

维瓦尔蒂更多地承继了父亲的特点,而母亲方面的却很少。他像侯爵一样高贵大方,也有点侯爵夫人澎湃的激情,但绝没有她的奸诈、狡猾,还有对报复的渴望。他性情温和,感情率直,容易生气,但很快就会平息。他会因为任何的无礼而恼怒,但只要有稍微的让步和高姿态的尊敬表示,他也会宽宏大量地接受和解,放弃对抗,宽恕他人的冒犯。

见过艾伦娜的第二天,维瓦尔蒂又返回了阿泰丽别墅,因其得到允许可以问候毕安金夫人。期待着再次见到艾伦娜,维瓦尔蒂开心得直痒痒,因充满了憧憬而微微颤动,甚至快到了她的住所,他仍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情。来到花园的门口,他不得不停下一会儿,稳稳紧张的呼吸,恢复内心的镇定。

一名老妇人来到门前接待他,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很小的门廊前。他看到毕安金夫人独自在那里缠绕丝球。一个刺绣品的框架旁边放着一张椅子,从椅子的位置,他推断艾伦娜刚刚才离开了这房间。毕安金夫人只是一般性礼貌地应酬着他,从她的回答中,维瓦尔蒂看出她很小心地应对他对她甥女的打探。维瓦尔蒂无时无刻不期待着艾伦娜的出现,他尽可能地拖延时间,直到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再停留,直到所有交谈的话题都说完,毕安金夫人暗示他该离开了。内心充满了悲哀与失望,在征得夫人勉强的允许他过些天再来问候后,他只得郁郁离开了。

这天,他绞尽脑汁竭力打探有关艾伦娜家庭的消息,可惜成果却很不令人满意。他得知,她是个孤儿,从小得到姨妈毕安金夫人

的照顾。她的家族也并不显赫有名,没什么财产,很破落,她惟一的依靠就是这位姨妈。但他并不知道真相,其实是艾伦娜在赡养这位年迈的亲戚,其惟一的财产就是她们所居住的这座小庭院。艾伦娜整天都在丝绸上刺绣,然后交给隔壁修道院的修女们处理,由她们利用那不勒斯的妇人们来参观修道院的大好时机,把刺绣品出售给她们。维瓦尔蒂很少想过,原来母亲身上经常穿的那些漂亮的礼服就出自艾伦娜的巧手,那些用来装饰维瓦尔蒂宫殿的古董仿制品也是她的杰作。如果他知道这些详情,他们也就只适合随便谈谈恋爱,增加一些生活的激情而已。他们在身份和财产上有着如此大的差距,他的家人怎会不反对他与艾伦娜的交往呢?

艾伦娜也许可以忍受贫穷的煎熬,却不见得可以忍受轻蔑的眼光。在这个充满偏见的世界里,她努力工作保护自己,尽力避免别人对自己的轻视。只有勤奋努力,才能赢回自己的尊严。她并不觉得贫穷可耻,因为勤奋工作可以克服它,然而,有时候别人对她的贫穷给予的无意识的微笑与羞辱性的恩赐却会让她的灵魂颤抖。她的意志并非多么坚强,眼光也并非多么深远,但她可以对所有恶意的嘲讽轻蔑一笑而过,可以为自己有尊严的高尚的独立生活感到自豪。艾伦娜是她姨妈在垂暮之年惟一的支柱,她对姨妈关怀备至,任劳任怨,就像亲生女儿偿还母亲的所有爱意一样。艾伦娜从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还在襁褓时,她母亲就撒手人寰了,从那时起,毕安金夫人就担当起了母亲的责任。

艾伦娜就这样无知而幸福地日复一日履行着自己的责任,直到她第一次撞上了文森蒂奥·迪·维瓦尔蒂。他并非匆匆路人,难以引人注意。艾伦娜被他那高贵的气质与热情吸引住了,他脸上充满了率直的真诚,显露着高尚的情操、灵魂的活力。然而她还是很谨慎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尽管对他也有仰慕之意,却尽力把他的印象从脑海中抹去。而每当从事日常的工作,想再次恢复平静的心态时,他的身影总会不时在她的心海激起阵阵涟漪。



而此时此刻的维瓦尔蒂，在失望中彷徨失措，在忧虑里烦躁不安，回想起那天对艾伦娜的打探询问，得到的只有疑惑与忧虑。他决定重返阿泰丽别墅，趁着夜色掩盖自己的身影，想着能够接近心上人而略感慰藉，希望借这个机会再次目睹艾伦娜的天姿国色，哪怕是一眼也好。

这天晚上，侯爵夫人举行了一个聚会。儿子流露出来的烦躁让她有所猜疑，她决定把儿子留在身边一个多小时，让他为她的管弦乐队选一首曲子，并指挥最近一位名声大噪的作曲家新作品的演奏，而这位作曲家的走红正是由于得到她的大力推捧。参加聚会的都是那不勒斯的名流绅士和达官显贵。今晚将要出席在宫殿里的贵宾们根据其音乐天分分为两派，一派是她资助的作曲家，另外的是那些即将要出名的作曲家。晚上的表演直接决定聚会举办得成功与否。因此，侯爵夫人十分注重节目表演，因为她把最喜欢的作曲家的名声好坏看成是自己的名声，幸亏儿子的能干分担了她的一些烦恼。

一旦找到机会，维瓦尔蒂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了出来，披上斗篷，马不停蹄地来到阿泰丽别墅。这栋别墅坐落在城郊向西不远的地方。他在夜幕的掩盖下悄悄来到这里，紧张得气喘吁吁。他横跨过别墅花园的边界，这里远离贵族人士的惺惺作态，不用感到拘谨，自己的心上人近在咫尺，他在细细回味着她的风华绝代，高雅大方，心里甜滋滋的。但这样的喜悦很快就失去了新鲜感，不久他就备感失落，好像要永远与艾伦娜分离似的。近来他的脑海里几乎全都是艾伦娜的音容笑貌。

夜幕笼罩大地，四周也没有房屋透出来的灯光，他推断人们都已经安然入睡了，看来今晚是和艾伦娜无缘了。但靠近艾伦娜的感觉依然是甜滋滋的，他焦虑地寻找进入花园深处的入口，这样就能找到哪个窗口，也许正是她休息的寝室。花园的栅栏、树林和厚厚的灌木丛都难不倒维瓦尔蒂，他很快就来到别墅的门廊。

将近午夜，四周静悄悄的，只听见一阵阵海浪的声音，显得更加静谧。远处维苏威火山岩浆滚动的咕噜声隐约传来，不时在天边闪烁红亮的火花，刹那间又消失在无尽的夜色中。此情此景，庄严肃穆，恰恰符合维瓦尔蒂此刻的心情。他静静地聆听周围断断续续的声音，那声音就像从远处的云层传来的隐隐约约的打雷声。火山的呻吟声不时地打断这片静谧，声音时高时低，维瓦尔蒂带着一种特别的敬畏，陷入深深的遐想中。他全神贯注地望着壮观的海岸线隐约的黑影，看着无垠的碧海，天边厚厚的云层下露出微微的鱼肚白。天地一片苍茫，许多船舶的影子在远海晃动。船夫们在深海里航行完全靠北极星来辨别方向，因为这颗星星的光芒永远都是那么地耀眼。海风袭来，清新凉爽，含着淡淡的芳香。别墅掩映在密密的松林里，凉风习习，却悄然无声，除了偶尔远方火山岩浆流动的声音，还有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教堂圣歌合唱的歌声。庄严的旋律让他肃然起敬，他意识到这是一首安灵弥撒，仔细地倾听，想知道歌声来自何方。歌声从遥远的地方飘来，又飘向遥远的空中。此时他深深地受到了感染，他知道在意大利的一些地方，这样的旋律是为临死前的人所唱，而此刻哀悼者的歌声听起来特别动情，在空气中微颤。他对这样的旋律本身深信不疑，之前他曾听到过这样的歌声，他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现在，聆听着合唱声轻轻地飘来，带着深深的感伤，他不禁回想起圣罗伦佐教堂里艾伦娜神圣的祷告声。

从记忆中回来，他开始在花园四周巡查，一会儿就走到了别墅的另一边。这时，他忽然听到了艾伦娜的歌声，她唱着午夜圣母的赞美诗，伴着声声琵琶。艾伦娜正在深情而优雅地拨弄着琵琶，歌声流露出对圣母虔诚的热爱。维瓦尔蒂站在入口处，屏住呼吸，以免惊动这温柔圣洁的旋律。听了一会儿，他开始四处寻觅自己的心上人。铁线莲的树丛中透出隐约的灯光，引领他来到一个格子窗户前，他的艾伦娜豁然出现在眼前。习习凉风通过开着的窗户吹到屋里，他可以看到房间的全貌。艾伦娜在一个小圣坛前做完祷告站起



来,睁开眼睛时,脸上依然充满了虔诚,充满了对天堂的敬意与向往。她依然琵琶在手,但不再拨弄,琵琶声消失在四周的沉寂中。她的秀发在丝质的发罩中不经意地缠绕着,露出一些发饰品。没有了面纱的遮掩,秀发披在脖子上,衬出她姣好的面容。此时此刻,她的衣着打扮、外形、气质、神态,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希腊式山林仙女吗?

维瓦尔蒂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不知要如何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示爱机会,或许是转瞬即逝,再也不会有了,但在这么一个神圣的祷告时间,贸然闯进她的住所可能会引起她的厌恶。正犹豫不决时,他听到了艾伦娜的一声叹息,然后用她那甜美的声音喊了一声维瓦尔蒂的名字。此刻焦虑不安的维瓦尔蒂,听到这声呼唤,激动得忍不住把周围的铁线莲都弄响了。瓦伦娜转过来望出窗外,但维瓦尔蒂整个人都藏在了铁线莲的后面。她站起来要把窗户关上,当她靠近窗户时,维瓦尔蒂实在无法控制自己,跳出来,站在了她的面前。她一下子愣在那里,脸色吓得苍白,然后飞快地关上窗户,离开了房间。维瓦尔蒂刹那间觉得所有的希望就这样随着她的离去成为了泡影。

在花园里逗留了一段时间,维瓦尔蒂没有看到任何灯光,也没有听到什么声响,只得带着无尽的忧伤启程回那不勒斯。现在他开始不断地问自己一些问题,既然艾伦娜绝对不可能符合父母的要求,很难跟自己结婚,那自己为什么还偏偏要去见艾伦娜,追求那不切实际的危险的爱情呢?

在这个问题上,他想入非非,不能自拔。有时他下定决心不再去见她,但很快就退缩了,这会令他陷入到无尽的绝望之中。这时,他来到一个废弃的黑暗的拱道,遇到一个修道士打扮的人,在微光中,他的脸包裹在蒙头的斗篷里面。这个陌生人喊着他的名字,说到:“先生,你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谨防重回阿泰丽!”维瓦尔蒂正要拔剑出鞘,要求他解释他所说的话,但他话音一停,就消失在了

黑暗中。维瓦尔蒂大声反复叫喊,要求那不知名的人士现身,他逗留了很久,但那个人始终没有再露面。

维瓦尔蒂回到家,满脑子都想着刚才的事,心中涌起一股醋意,感到痛苦不堪,因为,胡乱猜测一番后,他得出结论,自己受到的这个警告是出于一个情敌的嫉妒,而恐吓他说有危险是出于嫉妒而捏造出来的。从这个想法立即就可以看出他对艾伦娜深爱的程度,以及他的轻率。正因为如此,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这绝不是任何克服错误的谨慎,反而让他下定了决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绝不放弃对艾伦娜的爱情。可怜的年轻人,他不知道自己被狂热的感情冲昏头脑了,这真是个致命的错误!

回到那不勒斯行宫后,他得知侯爵夫人已经发现了他不在,反复询问他到哪里去了,并交代只要他一回来就立即通知她。这时她已经回房休息去了,而侯爵大人陪同国王在海湾的一栋皇家别墅游玩,在维瓦尔蒂回来后不久,也回到了行宫。回房前,他来看看自己的儿子,他好像很不愉快,但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解释或者暗示什么,简短地聊了一会儿,他们就分手了。

维瓦尔蒂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冥思苦想,实在难以做出一个明智的判断。好几个小时,他就那样走来走去,脑海中不断掠过艾伦娜的音容笑貌,内心燃起嫉妒之火,备受折磨,而且又担心自己将要采取的鲁莽行动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他知道父亲的脾气与母亲的性格,如果他要和艾伦娜结婚,他们肯定会大加反对,非常不开心。但想到自己是他们惟一的儿子,尽管这会令他们很失望,可或许还有希望祈求他们的原谅。这样的想法经常被这样的担心所打断,也许艾伦娜已经把爱情给予了哪位假想的情敌了。但想到艾伦娜的一声叹息,喃喃喊着 he 名字时那温柔的神情,他又感到些许的安慰。可是,即使她接受他的请求,而当他要求他们的交往应该秘密进行的时候,他又该如何请求她的理解,使艾伦娜接受他的爱情,让他能够牵住她的纤纤玉手呢?他几乎不敢指望艾伦娜可以委身进入一